

海南岛以盛产椰子闻名于世,有“椰岛”之称。海边、马路旁、街巷里、庭院中,高大挺拔的椰树随处可见,与蓝天、大海、金色沙滩相映成趣,形成韵味独特的南国风景。

在海南省三亚市“天涯海角”景区马岭山前的海滩上,有一棵形状独特的椰子树。它沐浴海风摇曳生姿,英姿潇洒,像俊美优雅、玉树临风的美男子,可谓“椰树临风”。

它的根须深扎金色沙滩,粗壮的树干像戴着无数青褐色“环镯”,底部被台风吹弯,呈平躺状,接着伸出五六米长的“大脖子”,扭头冲上蓝天。它树冠硕大,果实累累,可以想见台风肆虐时顽强不屈的身影。不远处是圆润的礁石和碧绿的大海,近处是茂密的椰林、如织的游人,树前有“我愿随你到天涯海角”的木牌。此处也是游客拍照打卡地,许多回报、宣传册上都能看到它的身影,是海南的一张亮丽名片。北方天寒地冻时,我和妻子直奔海南而来,在这棵椰树旁拍下数



资料图片

椰树

◎零时差

椰树临风

厉彦林

椰树用甘甜的乳汁养育了海南人民,海南人称其为母亲树。椰树适应性强,生活在这远离尘嚣、美丽宁静的环境里,亭亭玉立,犹如一根根“天柱”,绿叶婆娑,果实累累,播撒椰风海韵。在海边、椰园里,椰树经风雨,受暴晒,吸收、积聚大自然的精华。

椰树最高能达30米,栽种6至7年开始结果,盛产期20年以上,寿命达80年之久。秋季是椰子收获的旺季。椰树浑身都是宝——椰汁爽口,椰肉鲜嫩,椰树干可以当梁,椰壳可雕,椰根可入药,椰肉可加工成椰干、椰蓉、椰奶等产品,为海南人民创造了源源不断的财富。

椰子相关的美食更是数不胜数。海南岛的农贸市场和超市里几乎一年四季都有椰子卖,喝新鲜的椰子汁十分方便。椰奶清补凉、椰子冻、椰子饭、椰子鸡火锅,这些美味大

都藏在路旁小饭店里,一边品尝一边欣赏椰林,真是人间难得的享受。

在海南,椰子摊随处可见。乡村集市、报亭、水果摊、冷饮店,甚至一些饭店门口,均可见到一堆堆的椰子,黄的、绿的,个个硕大饱满。常常看见一些妇女头戴斗笠,向路人兜售椰子,边砍边吆喝道:“纯天然的椰子,真的海南味,买一枚来尝尝吧。”椰汁淡中有甜,清香爽口。

椰树生命力强,性格泼辣,能适应贫瘠的土地和恶劣的气候,能防风减灾,又被海南人称为生命树。

在海南,许多村民盖房时用老椰树做主梁,说老椰树既镇邪气,

又保平安。盖房屋时乡亲要送椰苗,种在房前屋后,寓意兴旺发达。村中男女青年定亲和结婚要送婚椰,新婚夫妇双双种“鸳鸯椰”“情侣树”,期待家族人丁兴旺。孩子满月时送满月椰,祝愿孩子能成长得像椰树一样壮硕挺拔。

椰树以其坚毅挺拔的身躯抵抗着狂暴的风雨,守护着海南的土地和居民。在沿海,椰树形成天然屏障,减少了风暴和海浪对海岸线的侵蚀。

清澈的月光从椰树梢倾泻而来,星星点点的微光撒在地上。透过树影,苍穹、蓝天、白云都是它的背景,远处是深邃、幽深的翠蓝。

椰子树还是海南妇女“坚忍能干”的象征。几十年前活跃在母瑞山下、万泉河畔,英勇抗击敌人的那支“红色娘子军”就是这样的。中国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中,塑造了以琼花为代表的英姿飒爽的娘子军形象,这个英雄群体无人不晓。

海南人世世代代与椰树相依相随,把椰树视为生命守护神。

椰树脚踏实地,以强大的生命力向下扎根,不惧风暴,台风再大也不弯腰,成为海南人民坚韧不拔、乐观向上的精神之树。这也是海南人喜欢用椰子作为礼物赠送亲朋好友的缘由。

我问及2024年9月超强台风“摩羯”登陆海南的情景,当地一位年长者告诉我,当时路边很多很高的大树被连根拔起,地上布满拦腰截断、枝叶四散的树干,但椰树倒得最少。

我仔细观察,的确,椰树都挺立着,有些虽然站得笔直,但东侧的椰叶好像被刀削过一般,原来是被台风撕掉了,真有“千磨万击还坚劲,任尔东西南北风”的视觉冲击。

椰林里的诗与远方,是纯真、浪漫的时光。椰树临风,是海南美丽、经典的风光。

草原识得生态草

胡伟

我得承认我不够识草。在南方的家乡,草无处不在,寂寞而生,不似红花绿树,难免忽略。我接触北方草原的草之后,一切发生了变化。每次见草,灵魂都得到了自然的洗礼。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的草原,我又一次被草打动,产生新的感悟。

翁牛特旗是有名的沙漠治理区,是红山文化的发祥地之一,这里的早期人类狩猎、采集活动遗迹,是当时此地适宜人类生活的证明。

翁牛特旗的生态脆弱,虽然有山有树有河有草原有农业,但是雨水少且分布不均,时时被沙漠所威胁。严重时,沙漠吞噬了农田,摧毁房舍,让人们无法生存。

当年,翁牛特旗人参加“三北”工程,一直锲而不舍地同沙漠做斗争。

一路行过,我看见少量的沙山和更多的青山,不断出现的绿树包围着农田,还有偶尔出现的人工水库,说明这里的生态总体上已发生根本性变化。尤其是很多耐寒的荒草,在沙地丛生,锁住沙地,让沙漠变得老实乖巧,甚至成为大人小孩暑期的乐园,令人欢喜。

我来到了灯笼河草原核心景区。有了“课前预习”,在原生沙漠地带突然见到草原,心情自然大异于以往。

此刻,天不热,还挂着一些欲雨的云彩,我们径直走向核心区。路旁的宣传牌子写道:“河的源头,云的故乡,花的海洋,草的世界。”我想,这句话还缺一项:树的大厦。放眼看去,远处的山沟里,一片森林郁郁苍苍。

但这不妨碍我欣赏这里草的世界。毕竟,这样干净的、被保护的草原还是稀缺的,是所在区域的生态希望。

出于保护,这里不再让车辆通过,但过去的车辙留了下来,成了人的步道。

我们步行向前方坡顶走去。你看,草多委屈,一旦受伤,就不再来到车辙经过的地方。沿着没草的两条路径上行,那些第一次来的游客哪里经得住这样泼天的绿色,欢叫声在耳边不断响起,有的人不顾形象,大喊大叫。我们的脚开始和草接触。虽然尽量保持距离,但四周全部是草,各种各样的草对来客并不拒绝。它们抓紧时间,展示自己。于是各种草色,各种草的气息,在眼前飘动。

这是纯粹的草原。在这里,草在做减法,减少了其他元素;又在做加法,增加了草的种类。草原成为具象和抽象混合的世界。

我的心已经忘记草原之外的世界,忘记了刚才还有的喜怒哀乐。我感觉自己是一条小小的船,飘荡在纯粹的草的河流里。

吉安、陶梦婷、吉利峰、胡伟

三

在草的芬芳中,我欢欣着不知不觉走到了山顶。向四周和远方眺望,远处的山顶,风机的巨大叶片轻轻转动,生产着绿色电能。还有几架彩色的风机,我是首次看到,妖娆的身躯装饰着空间。更远处,绿色一望无际,匍匐到天边。大地像被刷子刷过一样,高低起伏,曲线毕现,妩媚自然而生。

这时,各种云彩形成的阴影暗线,在大地的躯体上一晃而过,造成移动的光影变化,绿色大地随即出现动态的景色。风不大,什么也不改变,只改变了我的发梢和心情。低头仔细看向脚下,脚边的草其实也有一些变化。

在山脚下,草密集得不行,随着山坡高度上升,有些草消失了,有些草高大突兀了,总体上草变矮、变得硬朗了。这时,有清脆明亮的鸟鸣声传来。抬头,山雀在空中逆风飞翔到高处,又突然栽了下来。它们是在快乐地游戏吗?我们能和它们一样,时时享受这份快乐、绿色和自由吗?

我留意到脚下的土地。这里土层微黑、厚实,估计是当年火山活动的遗迹。正是这一特性,使得这里的土壤不同于沙漠里的沙砾,使得这里的草呈现多样性。这里的草柔美、芳香,轻轻一碰像能掐出水。和沙漠里那些耐寒的草相比,虽然同属一地,命运却极大不同。更何况沙区的草,每一年的生长都不容易,是生命与环境的一次次高难度搏斗。

由此,我对草的认识由表象深入到根部。

我想起沙。沙是细小的颗粒。沙有水偏旁,离不开水。离开水的沙,变成了砂。

沙漠是自然分化的一个过程。要让沙漠变成草原,治沙先要治土治水。欲要使草长期肥美,还需要森林相助,最重要的是,还需要人的相助——不去打扰、主动改善。

下山后,我在车上看见道路旁缓慢移动的马、牛、羊,再次回望刚才看过保护区的草原,又思考起来。未来的草原应该会继续加大分区治理,有树的草原将会有越来越多、越来越美。



草原 资料图片

葱花面的回忆

郑立行 (美国)

我母亲是广东人,擅长烹饪。她做的菜肴常常色香味俱佳,有些炒菜更是堪比饭馆风味。我从小吃母亲做的饭长大,真是太有口福。直到成长过程中的一次“意外”,将我的味觉记忆重写。自那之后,让我念念不忘的美味是一碗朴素到极致的葱花面。

我在城里长大,没去过农村。上世纪60年代,我还在上中学。有一次学校组织去农村帮助秋收,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。

随队来到河北省南皮县的一个村庄,一下车,大片大片的玉米地映入眼帘,同学们都很兴奋。这就是传说中的“青纱帐”,真是钻进去就别想找到人。转天我们去摘玉米时才发现,秋天的玉米地并非诗意图,而是一个巨大的蒸笼,一踏进去,汗水就从全身每个毛孔像小喷泉一样涌出,衣服瞬间就湿透了。我们去刨红薯,农民在前面刨,我们在后面捡到筐里。

在城里长大,没去过农村。上世纪60年代,我还在上中学。有一次学校组织去农村帮助秋收,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。

随队来到河北省南皮县的一个村庄,一下车,大片大片的玉米地映入眼帘,同学们都很兴奋。这就是传说中的“青纱帐”,真是钻进去就别想找到人。转天我们去摘玉米时才发现,秋天的玉米地并非诗意图,而是一个巨大的蒸笼,一踏进去,汗水就从全身每个毛孔像小喷泉一样涌出,衣服瞬间就湿透了。我们去刨红薯,农民在前面刨,我们在后面捡到筐里。

然而,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每一顿饭都是红薯粥。我开始感到肚子发胀,四肢无力。到了第三天,腹泻折磨着我,胃里的酸水直往外冒,我终于撑不住了。半夜,我难受得醒来,胃部一阵剧烈痉挛,不过我的神志还算清醒,要吐可别吐在人家炕上。在黑暗中,我挣扎着

起身,跌跌撞撞走出房门。幸好旁边就是猪圈,这时我根本再也无法控制自己,伏在猪圈边呕吐起来,只听得里面那只猪边吃边哼哼。而后再我踉跄着回到屋里,就不省人事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,大娘发现我病了,轻轻地摸摸我的额头,说:“孩子,今天别下地了,好好歇歇儿。”中午时分,大娘叫我起来吃饭。我虽感到全身虚脱,没有食欲,但还是饿得慌。来到饭桌前,一大碗热气腾腾、香喷喷的葱花面摆在那。大娘说:“快吃吧,你们吃不惯红薯,今天早上大爷去镇上磨了点白面,我擀了面条,趁热吃,吃了好得快。”

那面汤上,漂着片片葱花和滴落芝麻油,喷发出大地泥土的芳香,我马上就来了食欲。面条顺滑而柔韧,面汤的温暖直达心底。我大口吃着,吃得那个香。那一刻,我仿佛品尝到了人间最美的美味,一碗

起身,跌跌撞撞走出房门。幸好旁边就是猪圈,这时我根本再也无法控制自己,伏在猪圈边呕吐起来,只听得里面那只猪边吃边哼哼。而后再我踉跄着回到屋里,就不省人事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,大娘发现我病了,轻轻地摸摸我的额头,说:“孩子,今天别下地了,好好歇歇儿。”中午时分,大娘叫我起来吃饭。我虽感到全身虚脱,没有食欲,但还是饿得慌。来到饭桌前,一大碗热气腾腾、香喷喷的葱花面摆在那。大娘说:“快吃吧,你们吃不惯红薯,今天早上大爷去镇上磨了点白面,我擀了面条,趁热吃,吃了好得快。”

那面汤上,漂着片片葱花和滴落芝麻油,喷发出大地泥土的芳香,我马上就来了食欲。面条顺滑而柔韧,面汤的温暖直达心底。我大口吃着,吃得那个香。那一刻,我仿佛品尝到了人间最美的美味,一碗

葱花面下肚,我的身体和精神即刻恢复了大半。

傍晚时分,生产队长也来看望我,说起中午的葱花面,他的一句话让我眼泪夺眶而出,“大娘是拿全家过年的妻子给你做的面条哇”。原来生产队每年初夏只按人分给农民麦子,每户都留着过春节包饺子、做面条呢。

往后3天,虽然仍旧吃红薯粥,但那碗葱花面却像“解毒丸”,让我再也没有上吐下泻了。支农劳动结束,我依依不舍地向大娘、大爹告别。心里千言万语,却不知如何表达,只能深深地鞠了一躬。我离开了那个村庄,但那碗葱花面的味道深深地镌刻在我的生命中。

回家后我经常要我母亲给我做葱花面,漂洋过海后,我仍不自己做上一碗。面汤的热气氤氲而起,仿佛又把我带回到了那个小小的北方村庄,回到了那间简陋却温暖的农家屋里。

回家后我经常要我母亲给我做葱花面,漂洋过海后,我仍不自己做上一碗。面汤的热气氤氲而起,仿佛又把我带回到了那个小小的北方村庄,回到了那间简陋却温暖的农家屋里。

葱花面下肚,我的身体和精神即刻恢复了大半。

傍晚时分,生产队长也来看望我,说起中午的葱花面,他的一句话让我眼泪夺眶而出,“大娘是拿全家过年的妻子给你做的面条哇”。原来生产队每年初夏只按人分给农民麦子,每户都留着过春节包饺子、做面条呢。

往后3天,虽然仍旧吃红薯粥,但那碗葱花面却像“解毒丸”,让我再也没有上吐下泻了。支农劳动结束,我依依不舍地向大娘、大爹告别。心里千言万语,却不知如何表达,只能深深地鞠了一躬。我离开了那个村庄,但那碗葱花面的味道深深地镌刻在我的生命中。

回家后我经常要我母亲给我做葱花面,漂洋过海后,我仍不自己做上一碗。面汤的热气氤氲而起,仿佛又把我带回到了那个小小的北方村庄,回到了那间简陋却温暖的农家屋里。

葱花面下肚,我的身体和精神即刻恢复了大半。

傍晚时分,生产队长也来看望我,说起中午的葱花面,他的一句话让我眼泪夺眶而出,“大娘是拿全家过年的妻子给你做的面条哇”。原来生产队每年初夏只按人分给农民麦子,每户都留着过春节包饺子、做面条呢。

往后3天,虽然仍旧吃红薯粥,但那碗葱花面却像“解毒丸”,让我再也没有上吐下泻了。支农劳动结束,我依依不舍地向大娘、大爹告别。心里千言万语,却不知如何表达,只能深深地鞠了一躬。我离开了那个村庄,但那碗葱花面的味道深深地镌刻在我的生命中。

回家后我经常要我母亲给我做葱花面,漂洋过海后,我仍不自己做上一碗。面汤的热气氤氲而起,仿佛又把我带回到了那个小小的北方村庄,回到了那间简陋却温暖的农家屋里。

葱花面下肚,我的身体和精神即刻恢复了大半。

傍晚时分,生产队长也来看望我,说起中午的葱花面,他的一句话让我眼泪夺眶而出,“大娘是拿全家过年的妻子给你做的面条哇”。原来生产队每年初夏只按人分给农民麦子,每户都留着过春节包饺子、做面条呢。

往后3天,虽然仍旧吃红薯粥,但那碗葱花面却像“解毒丸”,让我再也没有上吐下泻了。支农劳动结束,我依依不舍地向大娘、大爹告别。心里千言万语,却不知如何表达,只能深深地鞠了一躬。我离开了那个村庄,但那碗葱花面的味道深深地镌刻在我的生命中。

回家后我经常要我母亲给我做葱花面,漂洋过海后,我仍不自己做上一碗。面汤的热气氤氲而起,仿佛又把我带回到了那个小小的北方村庄,回到了那间简陋却温暖的农家屋里。

葱花面下肚,我的身体和精神即刻恢复了大半。

傍晚时分,生产队长也来看望我,说起中午的葱花面,他的一句话让我眼泪夺眶而出,“大娘是拿全家过年的妻子给你做的面条哇”。原来生产队每年初夏只按人分给农民麦子,每户都留着过春节包饺子、做面条呢。

往后3天,虽然仍旧吃红薯粥,但那碗葱花面却像“解毒丸”,让我再也没有上吐下泻了。支农劳动结束,我依依不舍地向大娘、大爹告别。心里千言万语,却不知如何表达,只能深深地鞠了一躬。我离开了那个村庄,但那碗葱花面的味道深深地镌刻在我的生命中。

回家后我经常要我母亲给我做葱花面,漂洋过海后,我仍不自己做上一碗。面汤的热气氤氲而起,仿佛又把我带回到了那个小小的北方村庄,回到了那间简陋却温暖的农家屋里。

葱花面下肚,我的身体和精神即刻恢复了大半。

吉安、陶梦婷、吉利峰、胡伟

三

我得承认我不够识草。在南方的家乡,草无处不在,寂寞而生,不似红花绿树,难免忽略。我接触北方草原的草之后,一切发生了变化。每次见草,灵魂都得到了自然的洗礼。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的草原,我又一次被草打动,产生新的感悟。

翁牛特旗是有名的沙漠治理区,是红山文化的发祥地之一,这里的早期人类狩猎、采集活动遗迹,是当时此地适宜人类生活的证明。